

宋 明

讀書記四種

鍾肇鵬 選編



讀書記四種

全十八冊
第九冊

鍾肇鵬 選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十八

德宗建中四年初上在東宮闈監察御史陸

贄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

本傳贄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

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見

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

請為毋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

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

立遣黜陟使使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

者請以五省風俗入計聽吏治三科登雋

父四賦經財實六德係罷察五要簡官事五

術曰聽謠詠審其哀樂紙市賈觀其好惡詠

簿書考其爭訟覽車馬等其儉奢省作業察

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

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

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

視蒞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
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
幹藍四賦曰閭閻以黃稅度產以喪征料丁
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
敦孝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
食鹽法之撓入省官之不急去務之無用罷
事之非要時皆聽其言選監察御史○按贊
自入翰林九所建明皆天下大計故悉書之
通鑑新史詳畧不同今取
奏議集畧不失其實云

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

襄城詔問策安出集云內侍朱冀寧奉
宜詔首貝利害封建贊言

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病漢將之良

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方略何如耳不

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無他人情而已見其
情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
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
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伏以剋敵之要
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
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
材不爲用兵不可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
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
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

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
獨四五凶人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誣誤內蓄
危疑蒼黃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覲心
積慮果爲茲逆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
知主生元願爲惡若招攜以德悔禍以誠使來
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
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假使四
五兇渠俱稟梟鷁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千百
相從是皆卒伍庸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

之樂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御衆使
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斯乃盜竊偷安之伍
非有茲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
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
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
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闔濮笞
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行軸
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
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田

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唇齒
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芑聲勢相
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
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
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
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
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
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
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而

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魄運日增師捷日
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
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
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
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
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
事與理垂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
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
非其人者兵雖衆不可恃操失其柄者將雖

材不為用此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固不在
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虐或
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
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
枝幹顛瘁而根柢蹙拔矣惟陛下重之惜之
在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
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
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
變此兵法之要深切之誠也勞心於服遠者

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
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
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
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
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辨
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
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
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
失於守禦不足自胡羯稱亂首起荊門中興

以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
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非一朝一夕之所
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
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
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
名衆情不耐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
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
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潞壓其腹雖欲
放肆亦何能爲又此羣兇互相劫制急則合

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
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
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
襄陽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弼東寇則轉
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
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邪靈之騎士自昔
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
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
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

顧瞻遽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
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才當浚郊
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
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接累勅諸鎮
務使協同眷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
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
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
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
懷光師師救襄城之圍李光遠鎮爲東都之

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
罷關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
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
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
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
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
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臣請有以詰之
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芃三帥而已
以攻必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

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

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益於昔時又明矣
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
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
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
守况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
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徒
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

兼數利陛下圖之

按建中二年戊戌德節度使李實臣卒實臣子惟岳求

繼襲上不許初實臣與平盧李正己魏博田承嗣襄州梁崇義相結約期以土地傳之子